

秋 风掠过连片稻田,稻穗便垂下饱满的头颅,把“沙沙”的絮语洒在水面。水下,肥硕的稻花鱼正尾随着光影游动,尾鳍扫过泥层,搅起细碎的涟漪。这是紫阳村最动人的时节。田埂上的竹筐已经摆得整整齐齐,严永鹏踩着露水走进稻田,裤脚挽到膝盖,沾着新鲜的泥点。这位紫阳村“鱼稻共生”的带头人,手指抚摸稻秆时眼里藏着笑意:“你看这稻穗,颗粒比往年实沉多了。”他弯腰扳开一株稻禾,水下顿时窜出几条金黄的鱼儿。“去年这时候,我还在琢磨鱼苗投放的量,今年全村都跟着学,300多亩稻田里养的全是这宝贝。”

放水的闸门刚拉开一道缝,紫阳河

的水便带着细碎的声响漫过田垄。村民们陆续赶来,竹筐、抄网往田埂边一放,挽起袖子就下了田。泥浆在脚下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轻响,受惊的稻花鱼四处乱窜,溅起的泥点落在人们脸上,换来一阵爽朗的笑。“慢着点!这鱼机灵得很。”年近六旬的字金美大婶搬着抄网,眼疾手快地兜住一条尺许长的鱼,银白的鱼鳞在阳光下闪着光,“以前种稻就盼着天公作美,现在田里藏着‘活银子’,一亩地两份收成。”

谷雨时节秧苗返青时,鱼苗放入稻田,以害虫和杂草为食,排泄物化作天然肥料,省去了农药化肥的开销。严永鹏蹲在田埂上,看着满田金黄,心里有一本账:这田里的“活银子”和“金谷子”加起

来,一亩地的收成实实在在翻了一番。尤其是这生态米,在城里人眼里是稀罕物,能卖上好价钱。他指着田边的生态标识牌说:“城里人就认这个‘无添加’,今年稻谷还没熟,就被预订了大半。”

日头渐高,田埂边热闹非常。城里的游客戴着草帽,笨拙地跟着村民学捉鱼,孩子们举着小网兜追着小鱼跑,笑声惊飞了稻田里的麻雀。“这才是我想要的田园生活!”昆明游客普金凤举着手机拍视频,镜头里女儿的裤腿沾满泥浆,手里却紧紧攥着一条小鱼,“周末带孩子来体验捉鱼,比逛游乐场有意思多了。”

炊烟伴着午后的风慢慢飘起来,带着点煮鱼的香味漫过稻丛。村民们在树荫下支起铁锅,刚捉的稻花鱼剖洗干

净,裹上薄粉下锅油炸,金黄酥脆的声响里,香气便飘散开来。另一边,老缅芫荽和腌菜切碎做调料,清水煮沸后放进鲜鱼,汤色乳白时撒上葱花,一碗清汤鱼便端了上来。严永鹏的媳妇端来刚蒸好的米饭,米粒油亮饱满,“这是今年的新米,就着鱼吃最香。”

竹编小桌在稻田间铺开,炸鱼、鲶鱼、清汤鱼摆了满满一桌。游客和村民围坐在一起,筷子夹起外酥里嫩的炸鱼,鲜美的滋味在舌尖化开。“以前哪敢想,田里的鱼能招待远方客人。”字金美大婶一边给游客盛饭,一边拉起了家常,“那时候种稻靠天吃饭,遇到灾年就担心收成,现在家里开了农家乐,每天都有收入。”

晚风里的稻香更浓了些,稻穗垂得更低,村民们开始收拾工具。装满稻花鱼的竹筐沉甸甸的,压弯了扁担却压不弯笑意。严永鹏望着连片的稻田,远处村道上新建的民宿已经封顶,“明年要把亲子体验区扩大,再搞个稻田咖啡馆,让更多的人品一品我们的稻花香。”

天色慢慢暗下来,河边的虫鸣更密了些,河水载着微光缓缓流淌。稻田里的蛙鸣此起彼伏,与村民归家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。村口的路灯亮了,映着家家户户门前晾晒的鱼干,空气里的鲜香愈发浓郁。严永鹏站在田埂上,看着月光洒在稻浪上,水面的鱼影与星光交相辉映。这片土地沉睡的活力,正被这浓郁的稻香和鱼香悄然唤醒。

说,终于说服了杨家珍的儿子儿媳。他的儿子请村里人用树枝扎了个担架,花了整整一天时间,才把杨家珍抬回了家。杨家珍返回家后,一家人悉心照料,她的身体渐渐好转,直到八十多岁才离世。李桂科是如何说服杨家珍的儿子的?其间费尽了多少口舌,人们已不得而知。但最终她的儿子不仅将老人接回家住,还悉心侍奉。离家三十多年的残疾老母,终得儿子照料得善终,这也算是人间大爱。

提起这些往事,李桂科总说,是我要感谢他们,如果没有这些家人的理解与支持,很多麻风康复者的晚年便得不到保障,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多的负担。当然,有些话他不能说,没有家人的照顾,老人就是李桂科的父母。

2000年,洱源县三营镇洋芋山还有十二个麻风康复者回不了家,其中有个叫王长有,已经六十七岁,双目失明,手足残疾,走路都困难,孤身一人,无家可归。李桂科把他和别的两名无家可归者接到山石屏疗养院,还安排专人照顾生活。老人感慨地说:“没有李医生管,我就没法活下去!”

洋芋山在鹤庆县与洱源县交界处,属三营镇永胜村委会。提起洋芋山,皮防科的医护人员直摇头,上去一回怕一回,从三营东山脚算起,要爬五个小时的山路。李桂科记不得自己爬了多少回,磨破了多少双鞋。那里生活条件艰苦,只能种洋芋,故名洋芋山。冬天大雪纷飞,洋芋便冻死。即使不下雪,收成也不好,维持生计的確不易,麻风病患者上洋芋山也是迫不得已。洋芋山的四十六名患者康复后,让他们返回老家,融入社会,便是李桂科的当务之急。这个不通电、不通水、不通公路的高寒冷凉之地,也不适合人居。

等众人的情绪宣泄过后,李桂科再次宣布:“从今天开始,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可以种地,可以搞养殖,也可以做生意,幸福生活在等着你们!”

杜朝明说:“我相信现代医学,我相信李医生,我也相信自己已经治愈。”

站在杜朝明旁边的杨晓元突然蹲下去,用双手蒙住脸失声痛哭起来。

杨晓元和李桂科是高中同学,在读高中时便查出了得了麻风病,1979年就来到山石屏,陡然听到已治愈,郁积在心中的泪水便奔涌而出。

等众人的情绪宣泄过后,李桂科再次宣布:“从今天开始,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可以种地,可以搞养殖,也可以做生意,幸福生活在等着你们!”

杜朝明哭着脸说:“李医生,山石屏就是我们的家,我们没处可去。”大家齐声说。

突然面对这个状况,李桂科始料未及。他没有想到,身体上的疾病治好了,但这些麻风康复者却回不去了。

回不到过去,回不到村庄,回不到

家庭,无法融入社会,这就是麻风康复者共同面对的状态。

要像解决洋芋山的问题般处理山石屏的事,可能无法实现。

洋芋山在鹤庆县与洱源县交界处,属三营镇永胜村委会。提起洋芋山,皮防科的医护人员直摇头,上去一回怕一回,从三营东山脚算起,要爬五个小时的山路。李桂科记不得自己爬了多少回,磨破了多少双鞋。那里生活条件艰苦,只能种洋芋,故名洋芋山。冬天大雪纷飞,洋芋便冻死。即使不下雪,收成也不好,维持生计的確不易,麻风病患者上洋芋山也是迫不得已。洋芋山的四十六名患者康复后,让他们返回老家,融入社会,便是李桂科的当务之急。这个不通电、不通水、不通公路的高寒冷凉之地,也不适合人居。

让洋芋山的麻风康复者回去,他们自然是愿意的,可问题接踵而至:他们的家人是否愿意接纳?他们的村庄愿不愿意让他们落户?李桂科横下心来,一定要让洋芋山上的麻风康复者融入社会,将六十八名康复者及家属送回老家,把无依无靠的三人送到山石屏疗养院。

有个叫杨家珍的老人,她是三营镇永联村谷子厂的,已是花甲之年。她在洋芋山生活了三十年,手脚因病全部残疾,无法正常行走。李桂科经过多次劝

“我

好呀,鸡枞也栽得活”,李医生给

我们吃了那么多年药,就是让我们

还能活着。好死不如赖活着,我都老了,也挨不了几年啦!哪都不想去。”曾信开说。

曾信开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妪,操着洱源三营的汉族口音。

杜朝明说:“我相信现代医学,我相信李医生,我也相信自己已经治愈。”

站在杜朝明旁边的杨晓元突然蹲下去,用双手蒙住脸失声痛哭起来。

杨晓元和李桂科是高中同学,在读高中时便查出了得了麻风病,1979年就来到山石屏,陡然听到已治愈,郁积在心中的泪水便奔涌而出。

等众人的情绪宣泄过后,李桂科再次宣布:“从今天开始,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可以种地,可以搞养殖,也可以做生意,幸福生活在等着你们!”

杜朝明哭着脸说:“李医生,山石屏就是我们的家,我们没处可去。”大家齐声说。

突然面对这个状况,李桂科始料未及。他没有想到,身体上的疾病治好了,但这些麻风康复者却回不去了。

回不到过去,回不到村庄,回不到

家庭,无法融入社会,这就是麻风康复者共同面对的状态。

要像解决洋芋山的问题般处理山石屏的事,可能无法实现。

洋芋山在鹤庆县与洱源县交界处,属三营镇永胜村委会。提起洋芋山,皮防科的医护人员直摇头,上去一回怕一回,从三营东山脚算起,要爬五个小时的山路。李桂科记不得自己爬了多少回,磨破了多少双鞋。那里生活条件艰苦,只能种洋芋,故名洋芋山。冬天大雪纷飞,洋芋便冻死。即使不下雪,收成也不好,维持生计的確不易,麻风病患者上洋芋山也是迫不得已。洋芋山的四十六名患者康复后,让他们返回老家,融入社会,便是李桂科的当务之急。这个不通电、不通水、不通公路的高寒冷凉之地,也不适合人居。

让洋芋山的麻风康复者回去,他们自然是愿意的,可问题接踵而至:他们的家人是否愿意接纳?他们的村庄愿不愿意让他们落户?李桂科横下心来,一定要让洋芋山上的麻风康复者融入社会,将六十八名康复者及家属送回老家,把无依无靠的三人送到山石屏疗养院。

有个叫杨家珍的老人,她是三营镇永联村谷子厂的,已是花甲之年。她在洋芋山生活了三十年,手脚因病全部残疾,无法正常行走。李桂科经过多次劝

“我

好呀,鸡枞也栽得活”,李医生给

我们吃了那么多年药,就是让我们

还能活着。好死不如赖活着,我都老了,也挨不了几年啦!哪都不想去。”曾信开说。

曾信开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妪,操着洱源三营的汉族口音。

杜朝明说:“我相信现代医学,我相信李医生,我也相信自己已经治愈。”

站在杜朝明旁边的杨晓元突然蹲下去,用双手蒙住脸失声痛哭起来。

杨晓元和李桂科是高中同学,在读高中时便查出了得了麻风病,1979年就来到山石屏,陡然听到已治愈,郁积在心中的泪水便奔涌而出。

等众人的情绪宣泄过后,李桂科再次宣布:“从今天开始,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可以种地,可以搞养殖,也可以做生意,幸福生活在等着你们!”

杜朝明哭着脸说:“李医生,山石屏就是我们的家,我们没处可去。”大家齐声说。

突然面对这个状况,李桂科始料未及。他没有想到,身体上的疾病治好了,但这些麻风康复者却回不去了。

回不到过去,回不到村庄,回不到

家庭,无法融入社会,这就是麻风康复者共同面对的状态。

要像解决洋芋山的问题般处理山石屏的事,可能无法实现。

洋芋山在鹤庆县与洱源县交界处,属三营镇永胜村委会。提起洋芋山,皮防科的医护人员直摇头,上去一回怕一回,从三营东山脚算起,要爬五个小时的山路。李桂科记不得自己爬了多少回,磨破了多少双鞋。那里生活条件艰苦,只能种洋芋,故名洋芋山。冬天大雪纷飞,洋芋便冻死。即使不下雪,收成也不好,维持生计的確不易,麻风病患者上洋芋山也是迫不得已。洋芋山的四十六名患者康复后,让他们返回老家,融入社会,便是李桂科的当务之急。这个不通电、不通水、不通公路的高寒冷凉之地,也不适合人居。

让洋芋山的麻风康复者回去,他们自然是愿意的,可问题接踵而至:他们的家人是否愿意接纳?他们的村庄愿不愿意让他们落户?李桂科横下心来,一定要让洋芋山上的麻风康复者融入社会,将六十八名康复者及家属送回老家,把无依无靠的三人送到山石屏疗养院。

有个叫杨家珍的老人,她是三营镇永联村谷子厂的,已是花甲之年。她在洋芋山生活了三十年,手脚因病全部残疾,无法正常行走。李桂科经过多次劝

“我

好呀,鸡枞也栽得活”,李医生给

我们吃了那么多年药,就是让我们

还能活着。好死不如赖活着,我都老了,也挨不了几年啦!哪都不想去。”曾信开说。

曾信开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妪,操着洱源三营的汉族口音。

杜朝明说:“我相信现代医学,我相信李医生,我也相信自己已经治愈。”

站在杜朝明旁边的杨晓元突然蹲下去,用双手蒙住脸失声痛哭起来。

杨晓元和李桂科是高中同学,在读高中时便查出了得了麻风病,1979年就来到山石屏,陡然听到已治愈,郁积在心中的泪水便奔涌而出。

等众人的情绪宣泄过后,李桂科再次宣布:“从今天开始,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可以种地,可以搞养殖,也可以做生意,幸福生活在等着你们!”

杜朝明哭着脸说:“李医生,山石屏就是我们的家,我们没处可去。”大家齐声说。

突然面对这个状况,李桂科始料未及。他没有想到,身体上的疾病治好了,但这些麻风康复者却回不去了。

回不到过去,回不到村庄,回不到

家庭,无法融入社会,这就是麻风康复者共同面对的状态。

要像解决洋芋山的问题般处理山石屏的事,可能无法实现。

洋芋山在鹤庆县与洱源县交界处,属三营镇永胜村委会。提起洋芋山,皮防科的医护人员直摇头,上去一回怕一回,从三营东山脚算起,要爬五个小时的山路。李桂科记不得自己爬了多少回,磨破了多少双鞋。那里生活条件艰苦,只能种洋芋,故名洋芋山。冬天大雪纷飞,洋芋便冻死。即使不下雪,收成也不好,维持生计的確不易,麻风病患者上洋芋山也是迫不得已。洋芋山的四十六名患者康复后,让他们返回老家,融入社会,便是李桂科的当务之急。这个不通电、不通水、不通公路的高寒冷凉之地,也不适合人居。

让洋芋山的麻风康复者回去,他们自然是愿意的,可问题接踵而至:他们的家人是否愿意接纳?他们的村庄愿不愿意让他们落户?李桂科横下心来,一定要让洋芋山上的麻风康复者融入社会,将六十八名康复者及家属送回老家,把无依无靠的三人送到山石屏疗养院。

有个叫杨家珍的老人,她是三营镇永联村谷子厂的,已是花甲之年。她在洋芋山生活了三十年,手脚因病全部残疾,无法正常行走。李桂科经过多次劝

“我

好呀,鸡枞也栽得活”,李医生给

我们吃了那么多年药,就是让我们

还能活着。好死不如赖活着,我都老了,也挨不了几年啦!哪都不想去。”曾信开说。

曾信开是个瘦瘦小小的老妪,操着洱源三营的汉族口音。

杜朝明说:“我相信现代医学,我相信李医生,我也相信自己已经治愈。”

站在杜朝明旁边的杨晓元突然蹲下去,用双手蒙住脸失声痛哭起来。

杨晓元和李桂科是高中同学,在读高中时便查出了得了麻风病,1979年就来到山石屏,陡然听到已治愈,郁积在心中的泪水便奔涌而出。

等众人的情绪宣泄过后,李桂科再次宣布:“从今天开始,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可以种地,可以搞养殖,也可以做生意,幸福生活在等着你们!”

杜朝明哭着脸说:“李医生,山石屏就是我们的家,我们没处可去。”大家齐声说。

突然面对这个状况,李桂科始料未及。他没有想到,身体上的疾病治好了,但这些麻风康复者却回不去了。

回不到过去,回不到村庄,回不到

家庭,无法融入社会,这就是麻风康复者共同面对的状态。

要像解决洋芋山的问题般处理山石屏的事,可能无法实现。

洋芋山在鹤庆县与洱源县交界处,属三营镇永胜村委会。提起洋芋山,皮防科的医护人员直摇头,上去一回怕一回,从三营东山脚算起,要爬五个小时的山路。李桂科记不得自己爬了多少回,磨破了多少